



都市情思

# 外爷、外婆与外孙

刘鹏

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。”这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儿童歌，自从有了外孙之后，总在心头萦绕。

一

在南阳，人们称呼外公为“外爷”，称呼外婆为“外婆”或“婆”，只不过把这个“外”字发成“为”的音。有人考证，这源于世代沿袭、口口相传所导致的串音。而网上的解释五花八门，有“为爷”“卫爷”，甚至把魏公曹操拉扯过来，称作“魏爷”。

千百年来，有个口头禅在外爷、外婆中流传下来，那就是“抱外孙不如抱草墩”。过去，我总以为把这句话说挂在嘴上的都是外孙、外孙女没有随其长大的外爷、外婆，但听妻子说，她的外婆也经常这样讲，而她是从小由外婆带大的，彼此感情极深。看来，这句话的本意既有外爷、外婆的自我调侃，也包含了对外孙、外孙女不求报答的浓浓爱意。

中国的文字真是博大精深，任何一个字词，但凡加上一个“外”字，立马就升腾起浓厚的“外气”“客气”，因而人们常常把外孙、外孙女叫作“客娃儿”“客妮儿”。但在具体的称呼中，往往又用“客娃儿”“客妮儿”的姓氏把那个显得“外气”的“客”字替换掉。

二

小时候，我可没少到外婆家当“客娃儿”。每年的暑假，我总要随着奶奶从南阳回到镇平老家。外婆的家就在相邻的村子里，门前有棵歪脖枣树。

每到外婆家，还没进屋，就能听到外爷那沙哑的声音：“刘娃儿来了，刘娃儿来了！”紧接着，迎出屋外。兴奋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而外婆总是赶紧踮起小脚，站到椅子上，从挂在房梁下叫作“气死猫”的竹篮里抓出一把吃的，大多时候是枣，也有时是花生，偶尔也有过一两个糖果，塞到我手里：“吃吧！”外爷略显驼背，须发皆白。外婆腿脚不好，走路一摇一晃的。当时，外爷年过70岁，外婆也就60多岁。

外爷是个手艺人，会做玉石烟嘴。那时吸烟人多用旱烟袋，玉石烟嘴的用量很大。凭着这个手艺，外爷没少给我做玩具，特别是陀螺，几乎和买的差不多。

外爷喜欢拿我当枕头。每当我把他的胡子揪得发痒时，他总是咧着嘴、绷着脸，故作痛苦状：“枕外孙不如枕草墩！”说罢，朗声大笑。外婆话不多，整天忙忙碌碌，有干不完的家活儿。和我说的最多的，基本上就两个字：“吃吧！”

那时候，城乡的生活都比较困难，有时吃饱就是一种奢望，更别提吃好了，因而很多家庭一到吃饭的时候，就能分出个三六九等。小孩吃的要比大人好一些，而独苗或者最小的那个小孩，吃的就要更好一些。但也无非就是少些红薯面黑馍，多些粗细相间的花卷馍。我在家里，上有姐姐，下有弟弟，只有到了外婆家，才能享受这点小特殊。

外爷、外婆育有4个儿女，大舅结婚后与外爷、外婆分家另过，小舅随外爷、外婆生活。大舅家的孩子有的比我大，有的比我小。可能因我远道而来，也可能因我不是“四季客”，外婆总是躲着我的舅家表姐表弟，有时把馍干掺鸡蛋爆炒后拌上韭菜，为我包上一碗饺子；有时用白面为我烙上一张葱油饼；还有时为我煮上一个咸鸡蛋等，然后把我一个人关在“灶火”（厨房），让我独自偷偷把这些好东西吃完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在外婆家吃的挂面条，这可是只有“月子婆娘”才能有资格享用的好东西。那是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到外婆家，外爷说我高小毕业，成了正儿八经的文化人。“人小木大”，代表一个“方面军”。吃饭的时候，外爷特意把桌子摆在堂屋中间，让我坐在了“客”的位置。高小毕业，在父母他们那代人中也算是高学历，父亲就是凭着这点文化底子跳出农门，成了国家干部，而母亲认识的那一箩筐字，还是顶替逃课的大舅偷偷学来的。

桌子上，摆着一盘蒸红薯和一盘黑窝窝头。不寻常的是，还摆着炒萝卜、腌辣椒、豆豉、蒜汁四个“就吃”菜肴。外爷外婆面前的碗里，盛的是红薯面疙瘩煮红薯，小

舅我们俩的碗里，盛的是热气腾腾的挂面条，只不过我的稠糊糊，小舅的几乎就是清汤。外爷端起我的碗，刚放在嘴边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外婆的烟袋就敲在了桌上。

面对外婆的误解，外爷哑然失笑：“我把饭吹吹，别叫烫住了刘娃儿。”小舅用筷子在我的碗里划了几下，外婆又把烟袋敲了敲。小舅的脸憋得通红：“我把蛾子挑出来。”外婆自知理屈，只好对我说了句：“吃吧！”我往碗里一看，确实有几只蛾子，还有小虫漂浮在上面。原来，去年庄上有个孕妇难产，外婆帮忙接生，人家为表谢意，硬塞给外婆一把挂面，外婆一直舍不得吃，就生了虫。即便如此，外婆也没有舍得把那把挂面下完，而是把剩下的挂面用纸包了又包，放在了房梁下的“气死猫”里，说要等别的“客娃儿”“客妮儿”来了也尝尝。

三

光阴荏苒，沧桑巨变。当年的外孙已年过六旬，也当上了外爷。正所谓换位思考，这时的我，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外爷、外婆那种隔代的亲和无私的爱。

我家的“客娃儿”，昵称“诺诺”。我们这代人，几乎都是“只生一个好”，因而对里孙外孙的区别并不是太在意，不论里孙外孙，都是自己的心肝宝贝。

女儿嫁得很远，好在现在通信发达，交通便利，微信通畅，我们并没有感到空间距离的遥远。诺诺出生那天，我们的家人、亲人、朋友在微信群里一片欢呼，祝贺、祝福的短信纷至沓来。因此我在《写给娃儿的娃儿的一封信》中特意告诉他：“满世界都在欢迎你！”过去，按照南阳话，我们总爱称呼女儿为娃儿。后来有了女婿，就称俩娃儿。现在有了小娃儿，就把他们统称为娃儿们。

诺诺的出生，为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，我们和女儿的视频聊天更加频繁。而反复端详、观看诺诺的照片、视频，则成了妻子和我，还有我们女儿的外婆、爷爷每天必不可少的开心一刻。见过诺诺照片的朋友说，诺诺长得有点像我。女儿也曾这样讲。这让我非常担心，唯恐诺诺遗传了我的缺点——眼睛小、皮肤黑。见到诺诺，是他出生4个月之后。我和妻子专程去到女儿家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诺诺。

看到诺诺肤色白皙、眉清目秀、虎里虎气，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——外孙秀美可爱，继承了我们两个家族的优秀基因，哪里有我半点不好的影子！有位朋友说得好：见外孙和看视频、照片，感觉大不相同。是的，微信可以缓解思念，但代替不了相见与相伴。

诺诺不认生，一逗就笑，一兴奋就手舞足蹈。零距离、多角度、全方位，看着、抱着、守着自己孩子的孩子，奇妙无比、其乐无穷，让人瞬间物我皆忘，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人们说：知识改变命运。而我要说：外孙改变习惯。我是一个老烟民，曾经戒过烟，但一直“积习难改”。年初，女儿拿出诺诺这张王牌。我二话不说，铁下心来，戒！我的卫生习惯不好，妻子没少唠叨。这次，她也搬出诺诺这个救兵。我无话可说，痛下决心，改！让人变化的还不止这些。走路蹑手蹑脚，像走太空步；说话轻声细语，需要看口型、配手势。手机调成静音，电视成为装饰。

“有苗不愁长。”在女儿家的两个多月里，诺诺从会翻身，到会坐、会爬。而妻子和我也学会了冲奶粉、换尿布，还知道怎样哄诺诺睡觉。我是抱着他喊口令，轻蹦轻跳；而妻子则是把他揽在怀里，轻摇轻晃。她时常吟唱的《摇到外婆桥》，也成了伴着诺诺进入甜蜜梦乡的催眠曲。

我们从女儿家离开后，女儿将诺诺送到当地一家私营托儿所，早送晚接。刚过半岁的孩子就过上了集体生活，这让女儿的爷爷心疼不已。女儿说，这有利于培养诺诺的适应能力。金秋十月，女儿、女婿带着诺诺回到了南阳，这可是诺诺第一次回来当“客娃儿”。在此之前，妻子和我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整理“内务”，为迎接娃儿们作准备。

女儿他们回来只有二十来天，我和妻子忙得不轻，但也高兴得不行，欢声笑语始终相伴，心中的幸福指数一次次地爆棚。娃儿们回家的日子，真好！③5



诗语

## 四月

(外一首)

李钧

突然就热起来了  
好像春天从没有来过  
热情高涨的风  
正吹过谢去黄花的油菜

阳光白亮  
照着硬化的水泥路面  
我看向不远处的树林  
树林绿了  
绿得迅疾而厚重

青草似乎有点急  
省去了绿色渐变的环节  
蔓延开来  
想跑步进入夏天

四月，脱去了春装  
把最后一点脂粉搽在脸上  
想把一个季节的美丽  
优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

## 谷雨

布一垄新谷落一场新雨  
烟雨空蒙的天空  
滴落一串串布谷的鸣叫  
春的篱笆上，花已开始凋谢  
阳光无声洒下  
厚重的金色有了一些力度

我的诗行引不来一场雨水  
引来雨水的是谷的渴盼  
田垄在短暂的寂静之后  
必定是萌动新芽的喧嚣

庄稼应该有庄稼的命运  
雨落在大地的怀抱里  
也一样能打湿我的诗笺  
河水汤汤涨向堤岸  
几只水鸟把轻灵的鸣声  
溅到岸边的青草滩上

春风吹过尘世了  
现在就请雨牵着初夏的手  
一起为大地描摹新的意境 ③5